



放下昨天，脚步变得轻盈

◎陆燕秋

三月花开，四月花落，春天踮着脚尖悄悄跑来又离去，众人还没回过神，就已走进初夏的世界。

倏忽而过的似乎也不仅仅是春天，年过三十的我越发能感知生命的流逝。三十岁的我究竟应该追求什么？

带着疑问，选择一个周末，点一支香，我一口气读完英国女作家薇塔·萨克维尔的短篇小说《激情耗尽》。此书讲述了一名年老女性在八十八岁的时候开始觉醒，并决定按照自己的喜好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故事。女主角斯莱恩勋爵夫人不仅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能在每次出席活动时保持得体优雅。斯莱恩勋爵去世后，外界都以为耄耋之年的斯莱恩夫人会继续做一只让人羡慕的“花瓶”，并在悲伤中走向死亡。然而，她却无视子女们自以为是的养老安排，平静而坚决地宣布自己将独自租房居住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哗然。

高贵优雅的斯莱恩夫人为何会在人生暮年做出这样令人不解的决定？换句话讲，八十八岁的人生还能掀起什么波澜？

恰恰相反，斯莱恩夫人寻求的不是波澜，而是回归内心的平静。在小小的出租房里，她重拾年轻时最爱的画笔，结交奇特又可爱纯真的朋友，一起修房子、散步、喝茶。回忆过去，斯莱恩夫人逐渐明白前半生为了迎合他人眼光，自己作出了牺牲。在此前的岁月里，她不过是扮演着社会赋予她的角色，与附庸无异，那个喜爱画画的“本我”早已丢失。

起心动念是如此强大的力量，它足以让任何人抵达理想的彼岸。这一次，站在米寿的人生路口，她决定为自己而活。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秘诀从来不是年龄，而是能够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强烈渴望。

“所以，你本有可能是一个艺术家，对吗？但因为这是一个女性，所以你无从选择。”这是对斯莱恩夫人的提问，也是每一个被凝视、被规训的女性对自身的疑问。身为女性，注定要面对世俗社会更多的框架与定义，既要做一个“贤妻良母”，又要思考“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中取得平衡”。唯有经历一次次的自我牺牲，才能在百转柔肠间逐渐坚硬起来，最终踏上寻求自我的真理之路。何时踏上、如何踏上都无关紧要，哪怕是耄耋高龄，你依然可以拿回生活的主动权。

“一个人尽管可以选择简单的生活，但终究还是无法挣脱复杂的人生。”或许，把这句话颠倒一下顺序形容斯莱恩夫人的人生也许更为贴切——虽然一个人无法挣脱复杂的人生，但可以尽可能选择简单的生活。这种简单来自对自身的清晰了解、对生活的笃定掌控。

合上书页，推开门窗，空气中仍有樱花凋落的几丝余香。想起泰戈尔的一句诗：“有一个早晨，我放下了所有昨天，从此我的脚步变得轻盈。”



《美女与野兽》

插图选(5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鸟儿在城堡里
歌唱。



新书
快递

钱穆在香港

周佳荣

东方出版中心

书中翔实记录了钱穆在香港的教育实践——从草创书院的筚路蓝缕，到培育英才的呕心沥血；从著书立说的学术坚守，到与学界同仁的思想切磋，处处可见他以文化为舟，渡越时代惊涛的智慧与担当。

微渺人生

[法]皮埃尔·米雄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旨在讲述几个“小人物”的命运，而他们命运的线条，在某些时刻经由某个第三者的讲述或道听途说，与叙述者自己的人生相遇了。命运在或近或远处交会，他从他们的存在中读到了自己的人生。

意大利文学

[英]彼得·海恩斯沃思/戴维·罗比
译林出版社

本书介绍了从中世纪至今的意大利文学，探讨了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和问题，如地区身份、通用语言的地位等。书中特别提到意大利女性写作的影响，指出我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姗姗来迟。

进入故事之林

[英]约翰·约克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本书开创性地以故事的五段旅程对应创作的五个部分，对一切叙事形态共享的基本结构进行了深度探索，不仅能解析文学正典，也适用于拆解卖座大片，为编剧、作家、创意人士和所有写作者提供了全流程指导。

周劭删改过的早年旧作

◎郝隆

周劭《文饭小品》里的《孽海花》人物世家》是一篇删改过的早年旧作，原文首发于一九四四年《古今》杂志第三十七期。校读一过，发现删改主要涉及刊物名称、人物称谓、交往细节等。许多特定时代的历史痕迹都被模糊化，甚至有被弄混淆的地方，其中还有两处是关于黄裳、张爱玲的。

周劭即周黎庵，曾任《古今》主编，黄裳用笔名在该刊发表大量读

书笔记。周黎庵在《一年来的编辑杂记》里谈到此事，却没有透露“他的尊姓大名”。本文早年版本写道：“去冬南北之邮路渐通，友人容君鼎昌以中和全部见惠。”晚年版本则是：“去冬友人容君以剪报见惠。”容鼎昌是黄裳的原名，“中和”即《中和月刊》。黄裳寄给周劭的，是《中和月刊》上连载的《续孽海花》剪报合订本。

早年版本提及“近顷有以女作



“泼皮”之人“斥朱湘”

◎萧规

据艾青说，朱湘“他的诗意境优美，音调叮当，像一串剔透玲珑的珍珠”，评价倒也不低。当然，“精肥整碎，各有所好”，向培良对朱湘的诗就很反感，并且行诸文字，发为心声，拟刊登在《莽原》之上，作为“槟榔集”专栏的第三篇，不料却被鲁迅劝止。

1925年4月23日，鲁迅致向培良的信函说，“《莽原》第一期上发了《槟榔集》两篇。第三篇斥朱湘的，我想可以删去。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，没人提他了——虽然是中国的济慈”。尽管向培良照做了，毕竟心有不甘，遂以笔名“静芳女士”改寄他处，刊于当年6月16日“《京报》附设之第二种周刊”《民众文艺》第7~8版，标题正是《中国的济慈》。

无独有偶，1926年，《幻洲》第1卷第2期发表了一篇“泼皮”所写《程砚秋的戏及朱湘的诗》，同样也是“斥朱湘”之作，鲁迅眼光与识力之洞达，可见一斑。此文指出，“朱湘的诗等于模仿花鼓调的小唱，没有内容，不懂音节，只有旧诗的糟粕，没有新诗的精神”，其人乃是“半吊子诗人”。所谓“半吊子者，二百五也；二百五者，太不像样之谓也”。不久，朱湘之友“山风大郎”也在《幻洲》第1卷第6期刊载《为朱湘的诗告泼皮先生》，认为“你应指出那些诗是没有内容和音节，那些诗是‘糟粕’，那些诗是‘没有新诗的精神’，人家才心服。你骂人不妨尖酸刻薄锋利，但是要拿证据来”。对此，“泼皮”却反问道，“骂人固然要证据，难道称赞人家就没有证据吗？在人家捧场捧得没有道理没有证据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妨没有理由没有证据来喝‘倒彩’——夫乱捧，必有乱骂，此义为泼皮‘骂人哲学’第一章也”。最终，这一场笔仗以“山风大郎”的不回应收束。

那位“泼皮”实乃《幻洲》主编之一的潘汉年，至于这位“山风大郎”即罗曜嵒，却被《民国人物别名索引》误认为罗念生，殊不应当。



家名海上者，有张爱玲女士”，晚年版本将“近顷”改为“四十年代”。早年版本写道：“女士求学于香港大学，战后方来沪，其母则与父仳离，近方浪迹南洋，不通音讯。”晚年版本则是：“女士求学于香港大学，太平洋战后方来沪，近方浪迹西洋，久不通音讯。”删去“其母”一句，“南洋”改为“西洋”，“不通音讯”前加个“久”字。于是，人称视角转换，时空错位，叙述者一下从早年穿越到晚年了。